



中國戰場上天空情勢的轉變

鄒若軍

我在北線前方基地，和空軍人員有過親密的接觸，知道了一些關於目前空中作戰的特點，也意識到我們的戰場已經有了進步的變化。

最顯著的變化是我空中力量的增強，形成了空中戰場的絕對優勢，這可以說是以往不曾有過的。也基於這原因，敵軍在拚死地發動了豫南，鄂北，湘西的攻勢。因為在這些地區的空軍前進基地，它們的位置在目前的戰線上是太突出了，突出的結果，即能給予敵人以更直接的威脅。以北線前方基地為例，從這里作一個扇形的幅射，不說轟炸機隊，即是野馬式戰鬥機的活動半徑，也可以伸及漢口，九江，徐州，濟南，天津，北平以迄太原，再加上鄂北湘西基地，則是戰鬥的活動地域已經包括北中國和南中國了。這種絕對優勢的空中活動，自然要使敵軍的一舉一動都感受限制，所以這些基地也就成為敵人的眼中釘了，所以敵軍要不顧逐漸消耗兵力的危險，而同時發動上述地區的攻勢。

但攻勢的敵軍却完全沒有空中掩護。以豫南戰區為例。從敵軍由南陽西犯以後，自始至終只有兩次空中活動，僅在魁門關上偷輸地投下通訊袋又急忙走了，而且時間都在黃昏前後，以避免我機隊的攻擊，就是敵軍的遠後方，根據每天的空中監察情報，也只有一二架敵機在北平，青島，上海，杭州等地作運輸上的活動。在中國戰場上，完全沒有敵機的戰鬥活動，可說是抗戰以來所罕見的，也足以證明我空軍的絕對優勢已經壓倒敵國空軍了。所以北線前方基地有着不過十五分鐘的情報

線，而我機隊仍能繼續使用基地作戰，所以從天空看出敵我的陣地是十分清晰的，在我軍陣地後方，居民鎮寨，依然逢場趕集，在敵軍陣地後方，居民逃難，房屋因轟炸而完全傾圮，是變成一片死海了。所以在後方城市中，大家都能過着安寧平靜的生活，淪陷區的同胞却整天在躲「警報」中過日子，這種前方和後方的情形，恰是和從前變為完全相反的對照了。

然而中國戰場上的日本空軍究竟到那里去了？在北線前方基地時我曾以這問題向空軍第×路司令部的顧名揚參謀長詢問。據他說：敵軍空軍在中國戰場上應當還有相當實力，只因目前處於極端劣勢的地位，只能採取避戰的行動，潛藏起來了。至於潛藏的地方，可能是沿海地區，也可能是東北，準備着應付美軍在中國戰場的登陸戰。

沒有空中掩護，自然苦了日本陸軍。他們是在毫無遮攔的窘狀中，忍受着空中的無情攻擊。也因為如此！才使他們的攻勢行動遭受着更大的限制。在前線，白天可說是敵軍毫無活動，大都在掩蔽地形蟄伏着，以圖逃避我軍的空中攻擊，一到黃昏，砲聲轟擊着，蟄伏的敵軍就開始行動了，但是這也不能躲過夜間戰鬥機的攻擊。五月初僅只一架黑寡婦式夜戰機，就在西峽口以東的公路上殲滅了將及五百人的一隊日本騎兵，表現出夜間戰鬥機在世界戰場上的特殊戰績。

由於沒有空中作戰的顧慮，機隊的攻擊行動也就更為積極了。許多時候，空軍被當做砲兵使用，轟炸陣前敵軍的各種火力強旺的大小目標；當做步兵使用，直接參與前線戰鬥，掃射敵軍第一線步兵。而且每一次出擊時，每一顆炸彈，每一粒子彈，都能從容地細心地瞄準着，拋射在敵人的頭頂上，更不必像從前那樣必須經常保留三分之一的彈藥，以備空中遭遇戰鬥的使用，而為往返攜帶的徒勞了。可是更主要的，空中的攻擊戰術也因此有了改變，去年在湘西基地，我知道機隊的出動

，通常都是保持八架左右的力量，因為編隊太小，恐在發生空中遭遇戰鬥時居於劣勢地位，而陷於不利；然而如今，却採用了小隊戰術，在豫南戰區，許多時候都是出動一組兩架編隊的小隊，即可掩護某一地區的全面戰鬥，而制壓敵軍的活動。這種小隊戰術，即是說八架編隊的編隊可以出動四次，在使用上不僅較為經濟，較為有效，而且使前線部隊因此可以獲得自晨至暮的整日空中掩護，對於地面戰鬥，當然也有着莫大的幫助。

在陸空聯絡方面，目前也有長足的進步，從前的陸空聯絡，僅僅在於布板通訊符號。當我機隊到達我軍陣地上空，盤旋良久，地面辨出是自己的機隊，然後用布板標出陣地位置，再指定敵軍的方位和距離。機隊飛離陣地後，又須即刻撤去布板，以防敵機發現我軍陣地。目前既無空中顧慮，前線部隊大都在拂曉前鋪出布板，黃昏後方才撤出，所以對敵我陣地的辨別是容易極了。但這種聯絡方法仍感不足，就採用陸空無線電話的直接聯絡，前線的陸空聯絡班，附設了小型電台，位置於便於瞭望觀測的地點。當機隊到達陣地上空，陸空互相通話，由地面指示機隊的行動，到達指定目標的上空，地面上又為機隊作發彈與掃射時的偏差修正，先投下第一顆炸彈，地面可為偏左偏右的修正，然後再向修正處猛襲，這自然使炸射的命中率增大了。有時，許多地面上的小地名，在五萬分之一的敵軍用地圖上還不能發現其位置，但在天空執行任務時，却因這種密切的聯絡而尋覓到了，也由於這種密切的聯絡法，許多地面不能解決的問題，或者瞬間發現的新情況，却可藉用空中力量解決了。

戰爭進行了八年，我們也曾一時居於空中劣勢地位，現在却一反從前的情勢，我們以壓倒的力量擊敗了敵國空軍，掌握住制空權，這對於每一個飛行員是一種新的刺激，新的興奮，且而在每個

飛行員執行任務時，他們就會想起敵軍會在中國大陸怎樣殘酷的殺戮，更會想起他們的家人與朋友是在敵人的鐵蹄下受着怎樣的無盡的苦痛，現在既然有了報復的機會，他們又怎能輕輕饒過敵人呢！爲着有效地執行任務，每個人在各種危險的情狀中勇敢地戰鬥着，譬如在北線，當西北高原的黃沙漫起時，原本不便飛行，但他們依然採取盲目飛行術，奔向前線去殺敵人呢！

是新的力量刺激了人的精神，是舊的仇恨激動了人的感情，因此我們的空中力量更爲增強了，而我們的士氣也越見振奮了！

三十四年七月

空軍威力在中原

劉毅夫



蟲炸，豫中歸來

春天把暖意帶到了人間，連無情的草木也在歌唱着，慶祝它們的新生，可是人類的惡魔却把殘酷冰冷的屠刀，橫掃世界，割斷了春天的光，割斷了人類的歡快，血腥代替了原野紅花。

中國八年來，無分春夏秋冬，時時被這把兇殘利刃摧殘着，母親的眼淚，妻子的汗……與戰士的血保存了現有的河山。雖然在中原也有過難以忍耐的災荒，但中原的春天，到處仍然開出了花，柳條也放出綠葉，有着紫銅般面孔的窮苦樸實的農民，正當稍微對這有希望的小春麥苗露出一線難得的笑容的時候，敵人的鐵騎又踏碎了中原的寧靜，壓斷了麥苗，趕走了百姓，燒了城市，也剝奪了自由的空氣。

三月中旬，剛剛由天災人禍的疲憊中跑出來的中原，又接受了惡魔侵襲，大地在哭泣了，黑浪像突破了國防一樣無顧忌的捲來。中原父老啊！當我幾次到達你們

上空時，我感到慚愧，我在臉紅，不能單說軍人，我們後方每個人都對不起你們，但是你們也應該安慰，誇大一點說，你們每天看到你們頭上無數的飛機把敵人逼得無處可容，把敵人飛機的影子也趕出你們的記憶，把敵人在日間生活的習慣硬給擲至夜裏，你們能不驕傲嗎？是的！威震中原的錦標，我們應由心靈裏搬出來送給空軍。

又到金剛總站

到了重慶，悶得要死，後方與前方不調和的空氣，日日在減短我的壽命。前方戰火的光，好像一把長索，又把我牽到前方來；我到前方來，毫無貢獻，但是血液裏靈魂裏，都同空軍混在一起，我願意接近這羣聖潔如同一張白紙似的靈魂，我願意烘托在這盆熱辣辣的戰火熱情裏。我同徐煥昇中校搭乘班那特上校的C-47由重慶飛到金剛總站，那中和總站長的魁偉身材，恰是金剛的象徵，所以我送了他這個尊號。他是我們下機後第一個見到的人，他到此地僅僅半年，站上的整齊肅肅姿態翻然一新。

班那特上校現在是中美混合團的美國司令官，他聰明和藹的態度，對中國戰友的友情，我們應該意識得到這是中美邦交與連東勝利的開始。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吧！當我們每次上下飛機時，不但他用吉普接送我們；他並親自幫我提行李，僅是這些小動作，他已贏得了我們的信心，我衷心祝禱他的健康與留任中國期間的久長，這樣一位盟方官長無論中國軍人與民衆誰能不喜歡他呢？

晚飯前我見到了駐此地負責指揮的航空委員會王副主任；山東人特有的性格，北方人特有的英姿，在他那濃眉大眼及小山似的高鼻子上，一望便可瞭然；尤其他那洪亮的笑聲，斬釘截鐵的下命

令時候，發現他的內心蘊藏著剛毅與縝密，實在是位軍人兼政治家的標準人物。他要我留在這裏，在責任與情誼上都是義不容辭；並兼徐副司令對我說：『明日我們作趙任任務好嗎？』我當然是一口應允。

看第一中隊的猛炸開封

這裏是第一中隊的基地，其外還有××中隊駐防。

夜晚，我像面對美女及醇酒一樣的坐在情報室裏，週圍有老友羅英德、汪治隆、小友吳國棟、陳康、王延齡、他們都是王副主任調來的基幹幕僚，因此我也不感到寂寞。他們講着半月來的戰況，給我翻閱戰鬥報告，第一大隊第三大隊第十一大隊……空軍的力量同天上的雲一樣，佈滿了中原。這半月的戰績，足夠我低頭寫半年。他們做的事太多了，我忘了當時我寫了一篇什麼東西，發出去了，一直到過夜二點鐘才睡覺。

眼睛將一閉下，王光復已在叫我了：『老大哥，四點半！』我馬上爬起來，穿上衣服往外跑，因為在五點鐘便要起飛。等我到機場時，正好在開戰前會議。

夜還未睜開眼，飛機場的人們已工作得疲乏了，但爲了戰鬥而生的力量却是充沛的，一大羣B-25都在試車，我是被分在616號，駕駛員黃雄盛，經過汪治隆副大隊長的介紹我才認識他，是一位中等身材，沈靜的青年，穿着夏日飛行衣，據徐副司令說，他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在美國學習飛行後，回到印度，便因爲他飛行技術的優良留下當B-25的教官，兩年後纔回國派到第一中隊來。徐副司令與他同飛這架616，我們是第三隊羣的三號機，這樣前後都可看得清楚。我爲了能

與徐副司令聊天，所以這次未當槍手，我真對不起領航員馬中銳，他一面忙於執行職務，同時他每把座位讓給我，我發誓下次再不作這樣不體面的事。馬中銳我猜想他是湖北人，潔淨的臉，透露出一堆聰明的光彩，年青的射擊士錢先福，始終坐在炮塔上，鎮靜的不說一句話。

今天是一個雄壯的陣容，在我隨軍的歷史上，這是 Bill 最多的一頁，漫天的雲霧，掩避了廣川，把飛機捧到夢境裏，由機頭遙望天邊，東方好像一位神女睡醒了，由大海中揚起了她的杏紅色的輕紗，又把天空抹上金紅的光。天是開始亮了，Bill 機羣已開始集合，最初是到處散佈着黑點，由機頭上，翅膀上反映出耀眼光芒，我們這架是跟着一架盟友的飛機編隊。現在天亮了，黃雄盛立即找到了有一架孤零零的 Bill 在前面兜圈子，一個急輕彎趕上去，領航員扣心的指給黃雄盛看着平行儀，這是說他要一不留心，飛機會變成可怕的螺旋，那就要生起很多的麻煩。

飛機一過鄂西，便是飛出了山地，我仔細注意荆紫關的形勢，現在敵我兩軍在那裏是緊張的對壘着，不過當我們到達上空時，那裏靜得要死，什麼也看不見。

一個大編隊的機羣在空中，給空中人們的印象是安慰與自信，機槍上的槍口四面八方警戒着；我很希望這時能有幾架敵機出現，那一定是很美麗很好玩的一幕把戲；可惜除了鮮豔的早霞，與遠山頂上的雲塊而外，空中找不出任何有形態的東西，但是飛機上的槍口還是四面八方的警戒着。這時飛機下面微微蒙上一層薄霧，隱隱擋住了地上的事物，反而比二十分鐘以前還要模糊一點，我想起了我這每天差不多都有的早晨現象。

飛機迎着陽光東飛，太陽越昇越高，我們的行程目的地也愈來愈近，雖然我們都知道敵人是對空中很少抵抗力，但是戒備的心情，仍不能把實際戰鬥丟進兒戲裏。我心裏在盤算，我們這樣悠然

得意的飛着，敵人正不知怎樣在猜度着我們所去的目標，我們自己也不能精確的估計究竟要有幾何生靈、物資又要在我們的行動之下燬掉了。戰爭是可怕的，執行戰爭的人，別人看起來，够緊張了，自己身當其衝，便覺得很平凡。厲歌天中尉也同隊出發，但我努力在空中找他的面孔，可是看不見，他是因肺病停飛了，休養好了以後，軍人求戰之火，又把他燒得熱烘烘的，我早就勸他復飛，他却要先飛了再請求，個子雖小，倒不愧爲中原的硬漢，無掩飾的坦白，好勝的心，不拘小節的派頭，我真不曉得他怎麼會得肺病。

黃河改道以後，我們的地圖上並未註明，所以第一次來的人都摸不清頭腦。徐副司令就是第一次到這裏，不過他在他的地圖上早就自己改好了。

這時地面與空中的能見度都很好，B-15 的影子很快的馳進黃河，我們在空中祇能看速度表，此外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用驚人的速度前進。

B-15 沿着黃河北岸飛行，不多時便看到了開封城市及車站，第二中隊的飛機按照原定計劃，他們與大隊脫離，先到車站投彈；我們這一隊在城上空兜了一個圈子，然後纔進入。這時車站已開始起火，正看得起勁的時候，馬中銳拉我向外看，在我們左下方一千多尺的空中有兩架敵機，與我們對頭飛過，我笑着告訴馬中銳：「敵機逃警報呢！」真想不到敵人慘到這步田地，要是中國飛行員，就是再壞再少的飛機，迎頭碰上時，總要幹一下。掩護我們的野馬因爲責任所在，她不能遠離我們的大隊，所以這兩個小鬼頭總算乖乖的倖免了；雖然如此說，這也減少了我對投彈時參觀的好興趣，我與馬不時向窗外望望。

第一中隊投彈的準確，我已有了很多的經驗，這一次仍百分之百的全數命中，整個車站由南到

北都陷在黑烟裏，雖看不到敵人的慘叫哭泣，但那狂妄的黑煙不就是恐怖的面貌嗎！敵人辛辛苦苦的準備又受了破壞。

返到金剛總站之後，王叔銘副主任到了機場，同徐副司令注副大隊長及全體飛將合攏了幾張照片之後，纔離開機場。這時午飯已過，我到三十二中隊馬馬虎虎把肚子填飽了，再到指揮部時，同徐副司令又到機場，他駕着四一〇回萬山機場去了。

四月十九日天氣不大好，我想再到前方去一趟以紀念我的生日，一直到中午天氣纔回轉，但已來不及了。晚間我在日記簿上記下如下的幾句——遙念在東北的十幾年不見的父母，我活着有什麼用……晚間看見月光懸在柳梢頭，她照見了我，她可能把我淒苦的影子告訴我的爸媽。

第一中隊單獨轟炸洛陽

二十一日天還未亮，第一中隊的黃荷笙隊長便來找我，我正蹲在廁所裏。「快走啊！要起飛啦。」他媽，打使時大小便也是不能任性的，戰爭的緊迫性，不僅是在炮火連天的聲音中才能看得出的啊！

一次新鮮的任務，雖然同是轟炸，可是這個地方在印象裏是熟悉的，而我却是第一次去——中國的歷史名城，中原的重鎮洛陽。同時今天是不用掩護的單獨任務，因此我又選了槍手的位置，同時是與湖南羅子羅思聖分隊長同機，這傢伙飛的技術特別好，而他的編隊飛行常常會將翅膀塞進長機的前後翅膀中間，以至三號機也得拚命編進去，隊形雖然美麗精彩，可是這種吃力驚險的玩意兒，不是同隊人所最喜歡的。他的同乘者，要是神經衰弱的人很容易把脈搏增高。

飛前天氣熱得很，到空中微微有些冷意，秦嶺又給我們提起冬季的回憶，那荒無人跡的高嶺上仍遍佈着白雪，華山的影子倒在黃河裏，中條山的黃色山脈寫出一首荒涼的詩，黃河兩岸對壘的敵我陣地，蜿蜒深長的爬在河岸上，沙灘上的石穴裏，空中雖看不見雙方警戒着的士兵們的眼睛，但一定都向空中望着我們。我們的飛機一過潼關便在敵人上空飛馳，我的槍口向下迴轉着，祇要下面有彈火上來，便是我開槍的機會。

汪治隆副大座在掌長機，黃荷笙與鐵風社的記者廉風他們是最後一架，今天是廉風的處女任務，我很想在空中望望他的風姿，可惜看不到。這時我們已飛到了洛陽上空，破亂的車站，寒夜似的機場，最近天天被第一大隊及第十一大隊踐踏着。我們今天是選擇西宮的營房，昨日下午這個目標已被第一大隊的飛機炸過了一次，今天我們又來了，同時我又帶來了「空軍告淪陷區同胞書」，勸他們離開車站、營房、倉庫、碼頭、機場……以及被敵人佔領的城市與村莊，因為要完成抗戰勝利，我們就必須向任何被敵人利用的地方轟炸掃射。

當我起機前楊錦鴻三謀教給我開機身小窗的方法，及投紙彈應該注意的祕訣，現在炸彈艙開了，一股風由前艙吹來，張乃超幫我把傳單細子解開，然後我們又向外搜索地面及空中有無敵機，巧極了，同在開封一樣，一架慢得要命的銀白色單翼機和我們對頭飛過，我們判斷是九六或九七，距離太遠，所以未能射擊它，我用電話通知羅思聖，他未回答。這時長機的炸彈已由彈艙落下來，我真好運，今天的編隊位置甚好，是大V隊的三號機，所以右邊一大排飛機的投彈奇觀，一眼收完；炸彈像是一排降落部隊一個連着一個，也像一個追着一個，很怕先下去的搶了頭一樣的飛快向下急落。最後一彈投完了，我馬上放下機槍，跑到後身，將機窗打開，一陣風猛烈地吹進機艙，幾乎無

法攔住這個小小的圓鐵板，張也趕過來，大把的把傳單丟下去，紅的，綠的，黃的，白的，……五光十彩的紙彈同大花蝴蝶般的猛急的脫離飛機，然後又慢慢的在空中飄蕩着，爲狀至美。

關閉鐵窗後，飛機已轉過彎，下面的西宮營房燒得正在好處，今天抄下的大多是燃燒彈，因爲聽說這裏住着大批敵兵，與堆滿了物資。人的炸死一點也不見，但一排排炸平了的房屋，百分之九十仍繼續在爆炸，爆炸的光，同北方秋夜之野火似的由房中一閃一閃地跳躍着，飛機上的人都把頭探着向下望，臉上都特別興奮的畫出笑容。

飛離目標時，氣流特別壞，靠着我自己滿意的身體，並未感到特別難過。過秦嶺時，遇到了大雲，乃橫在雲上飛行。

金剛總站又在眼前展開，又看到了她們的巢，順序的安全回家，安全落地。下機後我去找廉風，他因第一次飛行，故身體略感不適。我們昨夜談了一小時話，他很誠意的也開始叫我老大哥了，啊，老了！再不幹點事，空自進關鬼混，就太可悲了啊！

三十四年四月

中美兩大隊長五天轟炸記

厲歌天

同飛一架 B-25

空軍第一大隊王育根大隊長，同美空軍大隊長羅塞爾中校，於三月二十四日乘空運機飛到前方的××基地來。在前方中美空軍的戰鬥員們日以繼夜作戰的情形，他們本來是知道的，可是一到了前方，親眼看見了飛行員們帶着炸彈和炮火出發了，飛回來談着轟炸的痛快，吃過飯又飛出去了，這樣緊張而又熱烈的空氣觸動了兩位大隊長，他們心頭上的野馬再也按捺不住了。

「出發吧？」胖胖的王大隊長問。

「好哇！」高高的中校××說。

當太陽在西方已經親吻住山頂的時候。王大隊長同羅塞爾中校和中隊長郝格思少校爬上了轟炸機向東北方向出發了。

天幕逐漸的放下來，他們在黃昏的天空中飛着，蒼茫中找到了鐵路，模糊里看見了黃河，目的地新鄉飛到了。

新鄉是平漢和道清兩鐵路的交叉點，在平漢鐵路上的黃河鐵橋被炸斷了之後，這裏像被阻塞住了的水道一樣，就滯積着大量的汽油軍火以及其他軍用品。

雖在黑夜中，敵人還是曉得他們這一架B-25是在往新鄉飛，於是就要起「空城計」的把戲

：在新鄉西邊五六十里的地方自動放起了大火，想把新鄉隱藏過去，那曉得這兩位大隊長不但不會去上當，反而把火光利用上了。

一架由——在新鄉的上空兜着圈子飛，燃燒彈像播種一樣往下邊撒着，火苗像往河面上散放燈盞一樣。一處一處的亮了，火焰向四外擴張着，一個一個的牽住了手，漸漸連成了一片。他們在上面一直兜到看着下面變成火海，才飛回原基地來，這時候已經是夜間十點鐘左右了。

第二天一早，閃電式的偵察機去新鄉照了像飛回來了，照片洗出來，看見新鄉有三處——車站，汽油庫，堆棧——通天澈地的大火還在燃燒着。

這是昨晚上一兩位大隊長丟下的一千多個小燃燒彈的成績。

轟炸方城

情報上說，河南西南方的敵人蠢蠢的在動了，王育根大隊長與羅露爾中校二人，又於二十五日的上午同駕一架——起飛了，由基地飛到前方，飛到火線上，順着公路，找着城市，在公路上時常看見有成羣成羣的人迎面而來，向着後方走。

——是逃難的老百姓吶！還是什麼人呢？王大隊看着當時的情形心上懷疑着。再往前飛越過火線了，然而在公路上却又找不到了敵人，尋不見裝甲車。

——敢是敵人還沒有上來？還是躲藏起來呢？王大隊長又在心里亂想着。

一路上碰不到什麼可打的，我不見值得可炸的，他們就往蹣跚着敵人的方城飛去了。

飛到方城，找到了他們所擷取的獵物却意外的豐富，敵人、軍火、堆棧等等到處都可以發現，雖然他們用帶去的三千磅炸彈和幾千發子彈把方城的西北角破碎了，但是他們還感覺不痛快。

再炸方城

二十六日一早，兩個老夥伴——王大隊長同羅塞爾中校又飛一架B-25去方城了。方城的上空雖然不是陰雨天，但是一層一層的雲塊却在稀稀散散的飄浮着。

他們圍繞着方城兜了一個圈子，預備投彈了，忽然看見下面已經起了火。

「奇怪！彈還沒有投下去的，怎麼就起了火了？」「王大隊長奇怪的往下尋找着。

「呵！原來別人也在幹！」

他看見了有兩架B-25從下邊飛過去了。於是他們又幫助那片火叫它再加大起來。

來個雙份

飛回基地，吃了午飯就睡了一會兒，一覺醒來，王大隊長覺得精神更興旺了。看看天，天還沒
有黑，幹什麼好呢？找羅塞爾中校去。

「再出一次發吧？」

「好的，再來一次！」

當汽油、炸彈、一切都準備妥當的時候，天已進入黃昏了。

他們在月光裏起了機。

自從我們的空軍在戰場上佔到了絕對優勢之後，不但敵人的空軍不敢出動，就連敵人的陸軍在白天里也不敢蠢動了。因此，敵人的坦克卡車和騎兵，步兵等到了夜晚才敢偷偷的活動。

王大隊長羅塞爾中校飛到魯山的時候，看見有一長串燈光齊整的排列着從城裏向西門外移動。他們判斷出這是幾十輛卡車。於是就推下機頭，用機槍像用長槍挑什麼東西似的一串的挑了過去。

卡車上的電燈立刻全熄了，但是馬上又亮了，這不是電燈，而是爆炸和燃燒的火焰在發光。他們又打了幾個回合，就撤下魯山，沿着公路向寶豐縣一帶飛去，一路上見了敵人的軍隊打軍隊，找着卡車打卡車，發現有投彈的目標物就投彈。

在月亮快要落下去的時候，他們才飛回原基地來。

夜炸開封

二十七日的早晨 王育根大隊長起來揉了揉惺忪的眼睛。說道：

「中國人是吃的東西不够滋養呢？還是我們的體格真是不如美國人呢？休息不過來的時候，精神實在不够用。」

於是他又睡下去了。

一場好睡，他有了精神了。